

席绢 著

席绢 著

我就是赖你，怎样

席绢作品

豆蔻系列第三辑

我就是赖你，怎样

WOJIUSHILAINI ZENYANG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席绢作品
豆蔻系列第三辑

我就是赖你,怎样

WOJIUSHILAINI ZENYANG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就是赖你, 怎样/席绢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1998.9 (2002.1 重印)

ISBN 7-5399-1280-4

I. 我... II. 席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693 号

书 名 我就是赖你, 怎样

作 者 席 绢

责任编辑 阡 陌 范 晋

责任校对 荣 华
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南京新九洲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5.875

字 数 12 万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,02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280-4/I·1189

定 价 9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NBA13P/01



A

生命由一连串的无常联结而成，没有人会有相同的命运。而昨日的泪水，也可能成为今日的欢笑，我一直是这么想着的。因此，我凡事不强求，不奢求，顺其自然地静待命运为我带来种种安排。

太习惯了去等待，将等待变成了生命中难以拔除的一部分。所以当心中所待的“成果”来到时，竟是仓皇不知所措。

那个我由男孩等到男人，再由男人等到成为男子的人，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，捧着一大束红艳的玫瑰来到我眼前——

“夕汐，我回来了，我来娶你了。”

他沉稳的语调内蕴着激昂；如果不是知他甚深的人，不会察觉他这句话涵盖了历尽千辛万苦的深意。

我心激动，也不知所措，太过于突如其来的惊喜，反而令我忘了反应。

我
就
是
赖
你
，
怎
样



一时之间，过往如潮水涌来，我竟呆立门边，什么话也没法子说出口，光是望着他沉毅的面孔出神怔忡，仿佛便已度足了这辈子剩余的时光，没能再做其他的事。

——记于九八年二月二十日，寒流来时。

常夕汐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纪衍泽的情形。

那年，她十三岁，他十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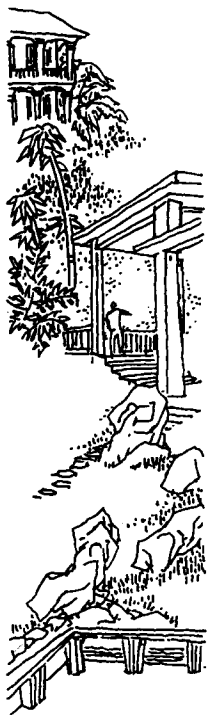
碰碰撞撞的声音宣告着这栋新建成的公寓，又有新住户搬了进来。唯一的意外，则是夹着喧嚣怒吼，一男与一女之间不断以粗话互骂着。仔细听来，原因大抵是男嫌女动作慢，女嫌男光说不做，活似个大少爷什么的。

甫放学回家的常夕汐，便是在公寓外的卡车边，看到了十岁的纪衍泽：一个奇特的小男孩。

那样的一张面孔，很容易使人心惊胆寒，而他只是个十岁大的小孩。

健硕的体格，洗得泛黄的衣裤上，若仔细看，会看到许多松脱的缝线以及污渍——活似狂热于打斗的小流氓。然而体格上的霸气，远远不及他那张横意满布的面孔令人害怕提防。

严格说来，小男孩拥有一张端正的面孔，五官立体且分明，但是——一点也不可爱，更是不



可亲。眼中闪着野兽般的光芒，活似随时想将看不顺眼的人撕扯成碎片似的，致使这么一张小小的十岁面孔，充满着好斗嗜战的腥气。



初次见面，常夕汐便意识到这个新邻居是个问题儿童。

“看什么看！没看过呀！干！”不善的语气夹着粗话，狃狃咆向静立不远处的常夕汐。

常夕汐吓了一跳，将书包捧在身前，压下心中的畏怯，轻道：

“你们的家具挡住了出入口，我过不去。还——还有，不可如果说脏话，你们老师没教过你吗？”

小男孩邪笑着走近她。

“有呀！不过她自己也会骂脏话，还敢说别人。”仰高面孔盯着高他一个头的她。“你怕我，对不对？”

常夕汐退了一小步，无法回答。在他们学校，也有这种坏学生；他们班的男生更是曾被私下勒索过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小孩不必到上国中，已开始懂得使坏的个中滋味，并且不是虚言恫吓了事的那种人。他……有可能是个狠角色。而她，并没有真正与这种人对上的经验；就连眼前的小个头，她也无力招架。

她只能选择逃开，打算越过重重家具的阻隔，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家，但——

“嘿！想逃呀！”小男孩出其不意扯下她书包，拉住她身形。

我就是赖你，怎样



在她踉跄地想回身叫他放手时，声音蓦地哽在喉间。因为一只污黑的手已然罩上她甫步入第二性征期的平坦胸部——

“啊！”她下意识用力推开他，再次以书包挡在身前，怒意与泪意狂涌在眼中。瞪着那个被她推得不小心跌在地上的小男生，忿忿地又补了一句骂：“不要脸！”

小男孩哈哈大笑，十足十坏胚样。

“平的！而且有穿奶罩，我看你还是不要穿比较好，免得不小心穿到后面去也没感觉。怎么跟我以前那个老师差那么多？！哈！”话说完，可恶十足地笑着在地上滚动，将不甚干净的衣物弄得更是污秽。

气怒攻心却又无力为自己讨回更多公道，她只能再瞪一眼，转身奔入公寓之中。半路上与一对夫妻擦肩而过，差点被男子的巴掌扫到；原来这对夫妻已在楼梯间大打出手，一路打下来，双方又叫又吼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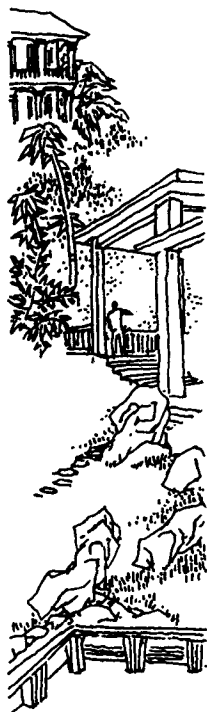
好可怕！这栋公寓怎么会搬来这户人家？！

未来的日子一定不会有安宁可言的！

随着身形的向上移动，叫嚣声越离越远，然而恐惧的忧心却益加重。尤其……

抚着心口，觉得有些痛，刚刚那小男生恶作剧的一压，压痛了她发育中的部位，引发出了阵阵抽疼。而，比疼痛更甚的，是无比的难堪。

再也不要理那位小鬼了！最好今生今世再也不要看到他！





晚餐过后，常家也一如全天下寻常人家一般，父亲坐在电视机前看报兼听电视，母亲忙着进厨房收拾善后清洁事宜，进入高三阶段的大哥窝回房中与书(或漫画?)奋战。而她，则在母亲的吩咐下，正收拾垃圾准备拎到楼下的集中处，等垃圾车来收走。将全部的垃圾集中后，她到厨房道：“妈，我下去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还有一些菜渣要放进去。”常母正在碗槽边努力刷洗，见女儿在一旁，嘴也不给闲着：

“那个呀，上星期搬来的二楼那一户，真是吓人哪。那对夫妻都是可怕的人，成天从早吵闹到晚，最近这两天安静了下来，我还以为死人了呢，因为星期天救护车来载走了被椅子砸破一个血洞的妻子，以及被酒瓶刺伤的丈夫。听说还是小孩子打电话叫人来救人，否则恐怕都死了。三楼的林太太今天早上告诉我，说那一家子乱得很，丈夫与酒女乱来，那个妻子又好赌，一见面就打架，没打架的话，就代表他们各自找乐子去了。夕汐，你可别与他们谈话，千万别理他们。我看哪，那个一脸横相的小孩也不会是好东西。听说昨天他吃了杂货店的东西不给钱，还把老板的水果砸坏了咧。”

叨叨絮絮是常母的本色，一开闸便再也闭不上闸门，压根儿不需要旁人附会，只消有听众便成了。

我
就
是
赖
你
，
怎
样



常夕汐怔忡地听着不知被加了多少料的蜚短流长。不过,对于二楼的新住户,想来大家都是不敢领教,也不会有人敢下去要求他们别再吵得大家不得安宁,毕竟“怕恶”是人之通性。她自己不也被那小男孩欺负得彻底?

常母将最后的垃圾打包好,道:

“可以拿下去了。”

“哦。”她拎起,走了出去。出门前回身交代了:“我顺便去买笔记本,一会才上来。”

“别太久。”常父由报纸后面叮咛着。

她应了声,便出门了。走下了二楼楼面,不由自主地在楼梯转折处瞄向二楼之二的方向。想看的,是新住户的大门,不料却意外地看到一点橘黄火光在暗处闪动,楼梯间逸满了香烟的臭味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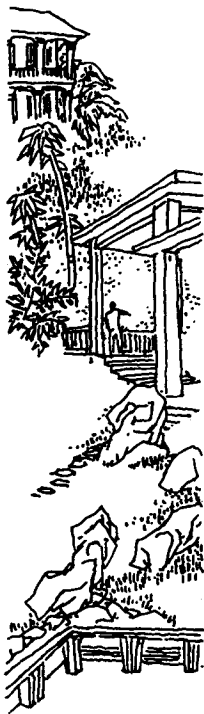
谁在那里?

由于二楼目前只住了一户人家,而这户人家又十分奇特,不是吵闹便是皆不在家,致使二楼的灯一向只有装饰作用,并不见它亮过。楼梯口的日光灯恩泽不到有住户的那头,所以她看不清楚谁在那边抽烟。

会不会是坏人?还是凶暴的男女主人之一回来了?

无论是哪一种,她最好溜掉为妙,千千万万别与二楼的任何人有所沾染。他们太可怕了!

“喂!”童稚且流气的声音传来,烟头的亮光也由远处移来,然后是一口充满恶意的烟气喷



向她的脸蛋。

“呀！咳——”她吓了一跳，也被呛咳了几下，终于看清那位坐在暗处抽烟的人，正是那名“调戏”她的小男孩。

“你——你抽烟?!”她能开口时，直觉地指出他罪不可恕的行为。老天，他才几岁呀！

小男孩沾着血迹的左手臂又令她抽了口冷气，直觉地伸手抓起他的手道：“你受伤了？怎么——怎么没有上药呢？”

小男孩甩开她的手，同时也因剧烈的动作再度扯痛了未上药的伤口。妈的！明天他要是没有将那几个高年级的堵死在路上，他纪衍泽干脆改名叫狗熊算了！

“少碰我，臭女人！”

这小孩为什么这么凶？眼中的戾气暴烈得吓死人；心中的恐惧又悄悄往上扬起……不过——不过他受伤了，应该没什么力气欺负人吧？看来他父母都没有回来，好可怜。

“我——我带你去上药好不好？”

纪衍泽站高了一阶梯，与她平视。

“你爱上我了对不对？告诉你，老子对老女人没兴趣，你这个丑八怪，不许你暗恋我！”张牙舞爪的表情基本上已具备当小太保的初步条件。

气红了俏脸，常夕汐跺跺脚。

“你真该去洗嘴巴，满口粗话与不正经的话，一点也不可爱！没看过比你更讨厌的小孩子



我就是赖你，怎样



了！”话完转身奔下楼，再度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理这个讨厌死人的小男孩子。

“喂！你的东西！”恶劣的一端，一大包垃圾咚咚咚滚落到她脚边，里头的酒瓶子更是敲上了她小腿。

“噢！”她抓起垃圾，当下有一股冲动想掏出垃圾一件一件回敬那小鬼的行为；但毕竟与她心性不符合，只能在他张狂的大笑声下，忿忿地拎起垃圾，移动她微疼的腿乖乖丢垃圾去了，一面告诫自己别再理这个疯狗小孩。

只是……那个小孩家中大人不管教，每一个人都怕他，或不理他，才会造成他如今的样子吧？如果依然再用抗拒的斜眼以对，他会有更坏的行为、更自弃的理由了。

当然这不是她能阻止的事。她看到的，只是他左手的伤口在流血，而，没有人为他包扎止痛，没有人关怀他的饱暖。他孤坐在二楼抽烟，戾气凌霄中展现一丝伶仃的凄楚——

再怎么坏的小孩，也不该得到这种待遇，他好可怜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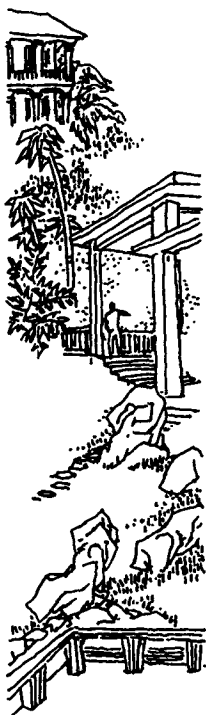
丢完了垃圾，她往文具店的方向走去。

当她走过自助餐店前，不由自主站定了下——

他吃过饭了吗？

当她经过西药局时，心中想的，是小男孩左手臂的血迹斑斑。

结果，当她往回走时，手上没有笔记本，有



的,是消炎水、优碘与纱布,以及一盒鸡腿饭。

“给你。”



没有意外,上了二楼,那小孩又以同样的坐姿盘踞在暗处抽烟。当她递了一个便当,并且扭亮廊灯时,见到的便是小男孩意外且警戒的眼神。

“干——什么?”习惯性的粗话硬生生在中途拗成问话。他嫌恶地仰头瞪着多事的女人;这女人八成和他以前的某位女老师一样,自以为是天使仙女什么的,对“可怜”的人表现出她们的伟大,恶心!

常夕汐蹲下身,出其不意抢走他手上的烟以及搁在地上的打火机与香烟包。

“别抽了,吃饭。”

“他妈的!你是什么鬼东西,贱——唔——”恼怒的小鬼头迅速回应以精彩的粗话,流畅的程度犹如自幼即是以三字经喂养长大的。不过小鬼的嘴巴在遭受鸡腿的攻击之后,已然丧失其伟大的国骂功用。

他是可以不屑地吐出来,更狠一点的话,索性将整盒看起来很可口的饭踩在脚丫子下,用力践踏发挥恶童本色的啦!不过——咕噜。

险些被一大串口水呛死!英雄好汉也得吃饱再逞威风,否则骂起来中气无力,不就弱了自己威风?

折衷的办法是——狠狠撕扯完大鸡腿,再

我就是赖你，怎样



用力扒了三大口饭，待肚子的咕噜声被消音之后，再完成心中所真正打算做的事——将饭盒踩个稀巴烂，然后露出混世魔王的笑容，以娱嘉宾。

他向来深谙气死别人的方法。

果不其然，看到了气白俏脸的常夕汐将手中的药水丢下后，转身大步地走开。再度发誓，今生今世不会再理这个死孩子了！

天上地下，再也见不到比这更恶劣的小鬼了！

讨厌！

“喂！内伤重不重？哟呼！我这里有优碘哦，有消炎水哦，哈——”小鬼死追猛打败军之师，有一步没一步地跟在她身后。

“你这个讨厌鬼！”她用力对他吼了一声，跑上楼梯，不给他笑弄的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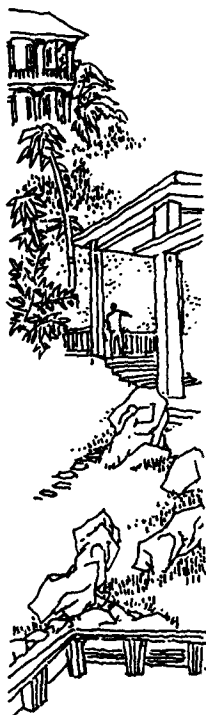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才讨厌！丑八怪！鸡婆！哼！”小男孩也吼了回去，不过得意并没有太久，全身的疼痛令他又龇牙咧嘴地呻吟不已。

想抽根烟，才发现那个臭女人偷了他的香烟包与打火机，忍不住又一阵火大，对着楼梯间往上大吼：

“臭女人！小偷！偷了我的香烟，不要脸！”

噢！好痛！咬到舌头了！他痛得捧住下巴哀号。

真——真——他妈的，x！



“喂，阿牛，你看那乞丐是真的瞎还是假的瞎？”



人来人往的大街口，热闹的人群各自隔着冷漠的空间，没有谁会对谁多关注一眼。

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，有三名约莫十岁的小男孩，中间抽烟的那一个，正是转学到“至正”國小一个月，便成为教师头痛黑名单的第一人。老大嘛，身边总会有几个使唤的小喽啰，纪衍泽当然也不例外。

在每天例行性的逃学日子中，今天龙心大悦地钦点二名班上的弱势群体充小弟。也简单得很，露出拳头奉送黑眼圈，他们当然乖乖地跟着出来了。

那个名叫阿牛的小孩拖着二管鼻涕，以一贯的小傻瓜笑容回应：“我不知道啦。”

“我看是真的吧。有人丢钱给他，他也不知道说谢谢，是瞎子没错啦。”另一名就机伶一点。

纪衍泽将烟屁股随意丢在地上，揉了揉鼻子，一脸使坏样的笑。

“我看他碗里面的钱不少，够我买几天的饭了。”他的死人父母又不知死到哪里去了，全屋子翻不到一块钱，真是王八一对！加上今天看中的肥羊——也就是阿牛与小文，总共也不过榨出三十元，买便当都不够。

小文抖着声叫：

“老——老大——你要偷钱？”

我就是賴你，怎樣



“偷什么偷！我光明正大在他面前拿！”打了小文一拳，他老大晃向瞎子乞丐的方位。

蹲下身便是快狠准的抄起七八张百元纸钞

“喂！你做什么！死小孩，连乞丐的钱也敢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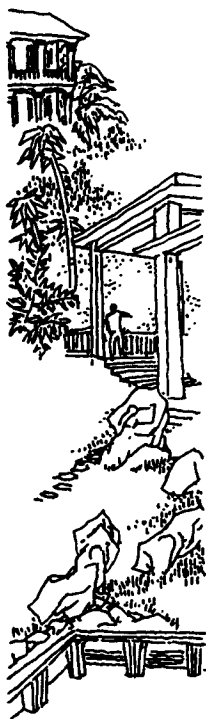
那名乞丐瞎子兄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死死钳住了小小偷儿的第三只手，扯直了喉咙大叫起来。

纪衍泽没料到这死瞎子真的是装的，就在乞丐挥来大掌的同时，他也充分发挥野兽求生存的本色，能动的地方全乱踢乱踹，不时往乞丐兄的要害招呼过去。几次小小的命中，已然使得这位老兄眼泪鼻涕齐下，更加恼怒不已！

“你这个假瞎子！不要脸！骗别人的爱心，膨胀短命的拉撒鬼！死了上刀山下油锅连阎罗王也不肯收！×你娘的不识字兼不卫生，虱子爬满身！死没人哭，尸没人埋，丢在垃圾堆当肥料还嫌污染……”

“啪！”好大的一声轰天雷，小男孩被狠狠地打歪了嘴巴；不过惨叫得最大声的反倒是那名乞丐兄。

凄厉之声来自小男孩非但没被打飞出去，反倒硬生生忍住痛，相准了乞丐下手打人的瞬间，双手没机会抓住他，由得他狠命撞向乞丐。不仅撞倒了乞丐，重创部位更是受力的中心点——胯下。



男人一生的幸福当下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，乞丐哪还能想什么其他，痛得几不欲生的此刻，只求上帝垂怜，让他昏倒了事！

“警察来了！”

警车鸣笛声远远传来，怕事的人早已闪得远远去了，更别说他今天的手下大概也早溜回家找他们的娘哭丧去了。

火辣辣的左颊疼痛远不及地上的钞票重要。

他才不管警察来不来，捡钱重要！

不过有一只来自鸡婆国的手，硬是打斜里伸来，将他手臂一扯，伴着愤怒的斥喝：“还不快走！不许拿别人的钱！”

要不是今天实在饿得没力，更加上被臭乞丐修理了一顿，十匹牛也休想拉得动他的。不过，等他看清拉住他的是谁之后，并没有太挣扎，只不过故意伸脚绊那名鸡婆。

“喂！死女人，干——嘛挡我财路呀！”

她也很好奇知道自己为什么又忍不住鸡婆了一次。

常夕汐怒瞪他一眼，认为两人跑得够远了之后，开始居高临下的怒问：

“你——你怎么可以抢别人的钱！”

他耸肩。

“没差呀，他也在别人身上骗钱。”

“那都是不对的呀！还有，你——你跷课！”
她指出另一项罪大恶极的事实。



我就是赖你，怎样



纪衍泽看了下路口那座大钟，上头指着下午二点半时刻，不怀好意地回应：

“你也逃课哟，坏女人。”

“我今天考试啦！”她跺脚澄清。对这个天生无比顽劣的小孩感到厌恶、无奈，却又放不下。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他父母永远不在？还是拒绝相信一个十岁小孩可以顽劣到这种地步？

那么，是家庭造就了他？还是他天生要来为害世人？小时能够毫无羞耻心地抢人财物，长大了怕不杀人放火？

人性真的本恶吗？在这个小孩毫不在乎的嘴脸里，没有对错的认知，只有寻求自己爽快的表态。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一个多月以来，她对他避之惟恐不及。当楼下传来碰撞叫嚣声时，她会心跳加剧，却又如同其他所有住户那般，将头往棉被中埋去，当成天下本太平。

可是……一个十岁小孩不该是这样的。

纪衍泽眯眼瞪着高他半个头的女人，左脸痛个半死又半毛钱也没捞到，都是这个臭女人害的，心中坏心眼一转，他对她叫：

“喂！把身上的钱拿出来，不然要你好看！”

什——什么？！她被小鬼勒索了？瞪圆了双眼，她万般不敢置信。

真是……真是个好小孩！

“你要钱做什么？”她忍住尖叫的冲动。她？！堂堂的国一小女生，怎么可以被一个不足十岁的小鬼当凯子勒索？！

